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五

洪武九年丙辰
至十年丁巳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　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師師往延安防邊　二月　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太安州民於嵩里得玉匣内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　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

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　壬申
太白晝見　詔免山西陜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
平湖廣及直隷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税糧其覈
出欺隱及應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例　夏四月
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
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
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五月　上御
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
理𦘕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居釣漢興乃用以成
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

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復命宋濂爲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爲過度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　時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有寧海方孝孺從游濂大奇之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畧

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唯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寃獄閩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為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决子祺以

竹木代之費省而利博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政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　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務末民必受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虡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摇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

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要刼死之鼎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强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鼎皆與議歷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没謫致岐寧知西戎徂詐密疏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剥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唯農最苦可以重斂爲哉　秋七月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祔祭于功臣之次　以韓國公李善長長子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以監察御史郎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

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為奏辯詔誅無賴其被誣者釋之　八月　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參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姑宥之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宦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姦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

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柰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愼終如始乃能其官　是月

皇太子生子允炆　閏九月　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求直言　淮安海州學正曾秉正上脩德弭災

疏　上嘉之召至京擢思文監丞　罷弘文館　冬
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
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澆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
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
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
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
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
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
凡十有三條　甲戌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字去
矜台州寧海縣城里人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

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
遂入山不出值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
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苫蘆葦下御史楊逼
廉審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
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上
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
賢人入夢得傅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
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
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盖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
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

間尚有不廸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

驗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鎭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專何有宦寺之禍不爲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鎭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詔宋濂致仕先是　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

詔致仕加賜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十二月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

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
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
此誹謗罪當誅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
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
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
妨者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
於此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
圖容悅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

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勅
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
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累遷顯官王師征
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
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陜西
人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懾
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
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
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劒削平羣雄
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網假息南

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旣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葢臣之事君猶

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

洪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厠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貪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内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

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顔伏俟鈇鉞不知所言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夫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脉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宋濂以學士承旨致仕　上命舉可以自代者濂以蘇伯衡對先是伯衡嘗爲翰林編脩以耳聵辭至是召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

賜文綺遣之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廼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廼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歛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為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覽而嘉之擢為宛平知縣　上謂中

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
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
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
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
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
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按國初盡體
臣之道嚴贓吏之誅盖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
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
誅旋致廢法矣　乙巳處州季汶卒汶字彥文處之
龍泉人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

夫倡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
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既而琛
等歷顯官知名當世唯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
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　二月
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
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
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
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
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
朝　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

宋濂抵家上表謝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别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士人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卒多重役遂致勸士待賢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　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黄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盖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

起兵以來與壽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
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
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
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
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夏
四月　命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爲副將軍率師討
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邀殺使者巴歌鎖南等故
命愈討之　五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
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至公故有功者
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

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嚮荊斷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可得

預者況寺人朝夕左右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六月　秋七月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　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某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

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八月　詔改建圜丘于南郊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遂命即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命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社稷共爲一壇　九月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皇太

予諸王皆喜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舘以賜自
是日侍上游恩禮備至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暱
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
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
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
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
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
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卧不能安席或
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
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

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勑諭浙江溫州府訪求師儒　命胡惟庸為左丞相召汪廣洋為右丞相陳寧為左御史大夫丁玉為右御史大夫　冬十月　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為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為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

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
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
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
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觀心亭成　上臨
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
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廟社
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傳
示來久　改作大内宫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
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内曰奉天門門之左
右爲東西角門内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

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壯矣　十一月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

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
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
不獲已而後為之宮壼之間皇后亦躬服澣濯皆非
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
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
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暴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
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宋濂
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　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
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道所
經行皆為指畫既行數日上謂其子宋璲曰朕嚮昔

之夜夢見爾父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
遂叩頭謝　丁亥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
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
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
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
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
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
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
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以春
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

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　置神宫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内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憲章錄卷第六

洪武十一年戊午
至十二年己未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
護衛　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二月　戊申
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諳奉先殿告　仁祖淳皇帝配
祭曰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
西向　勑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
邊以淮浙鹽償之葢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旣數
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
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内地之民省

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　河間府知府楊嵒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賈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

戸部侍郎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傅　始
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夏四月　以朱夢炎爲禮部
尚書　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
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勑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
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
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瀆
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
禍善禍淫之權若禍福倒置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
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
東沭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

民人相驚遂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絶祀者有生離父毋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寃而欲人之祀與父毋妻子之求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寃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為民害自貽天憲　是月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飾

至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刺殂于沙漠　五月　命東宮文學傅濂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　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　秋七月　八月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　九月　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日　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誥曰朕昔微時淬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賜兹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兹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兹寵

命其妻妻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齎誥命仍以
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瓊字廷
臣嘉興崇德人篤志好學博通經史年四十八始領
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脩元
史六年擢國子助教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至是致
仕明年卒于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冬十月　駙馬
都尉曹國公李貞卒　十一月　總兵官辰州衛指
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　時西番屡寇
邊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
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

月　致仕宋濂來朝賜勑勞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　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煒燿　上心甚悅禮成勑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梅州等處整治城池督理軍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　三月

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　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勑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著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頼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

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孟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

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忠馬懿之爲也

夏四月　乙丑遣使勑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鬬之事己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五月　閏五月　六月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宗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

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　遣官祭

功臣於雞籠山廟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 丁丑
等討四川賊人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
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王誥
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賜勅勞之 曹國公李文忠
自陝西還命掌大都督府事 八月 上御華蓋殿
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
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欲
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
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
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　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參政　冬十月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然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

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　以東宮侍書張紘爲通

政司左叅議翰林脩撰迮原霖爲右叅議　致仕宋濂來朝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致仕而戀闕甚切不憚祁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殽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死于道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廣洋入見留爲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左丞時楊憲爲右丞惡廣洋輒巳嗾御史劉炳奏罷之憲恐其復入復令炳奏遷海南上覺之誅憲召廣洋進封忠勤伯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乃胡惟庸毒死　上問廣洋廣

洋對以無是事上以廣洋欺紿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慚懼遂自縊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寳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欽鴆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

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獄提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

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詔徵寧

國府訓導陳廸爲翰林編脩

憲章録卷第十六

憲章録卷第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
至十五年壬戌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御史中丞涂節告胡惟庸與陳寧等謀反及前藥殺劉基事命廷臣審錄　上親鞫之初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己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根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事在

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從子佑相結擅權吉
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
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
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
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
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事皆未
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
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柰節迺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
惟庸陰事告上　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

死　戊戌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羣臣奏
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
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以戒人
臣之奸宄者迺并誅節餘黨皆連坐　羣臣又請誅
李善長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
門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贊書
功成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
弟俱亡恐爲賊兵所掠持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
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
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胡惟庸等既誅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爲正二品不隷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召山西布政司左參政俁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爲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爲戸部尚書俱賜以誥　二月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軍紀信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戸二十家從之　三月　命戸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

租糧額　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爲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悉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資貧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

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寔爲民便詔從之 是月燕王之國北平 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夏四月陞翰林院待制吳沉爲編脩 賜翰林院編脩張美和應奉陳渟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 五月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 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理臺事 六月庚午朔詔受朝於正殿 遣使賫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

楚各王府故諭之　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覬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辨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戒録成時胡惟庸事覺　上迺命翰林儒臣纂録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臣戒録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　罷秘書監凡内府書籍悉翰林院典籍掌之　上以古人父母既没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李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八月　九月　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龔斆爲春官趙民望吳源爲夏官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

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蠹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
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
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末代者若
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冬十月　宋濂之孫愼
以黨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　上念濂特降赦安置
茂州　勅諭浙江布政司自洪武五年至十二年終
更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着
令有司科派事理一一具陳奏聞故行隱蔽凌虐下
民即係黨惡　十一月　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
教　十二月　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

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　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

養民牧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
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
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
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
上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
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剥民取利海内苦之
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
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
悚仍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陞禮部侍郎李叔正爲
本部尚書　二月　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湜

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邪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夏四月 命國子主簿

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　甲辰宋濂卒於夔州濂字景濂婺州金華人濂在娠七月即生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文名籍甚又游于柳貫黃溍之門遂播聞于海內　上定鼎金陵詔徵爲儒學提舉歷太子贊善學士承旨究性命之理而文章冠其餘事雖貴無異貧士至是以孫愼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

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弔重華於九嶷啥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壒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

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
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
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
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攬
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
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
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
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
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或刈泰華
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

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召山西右布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　五溪蠻作亂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臂鏁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羡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邇者五溪蠻叛㓂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邇固請爰命

為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六月安南國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搆患欺誑中國復勑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秋七月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瑶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鄰邦縱民為

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君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徵并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搆釁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　八月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傲梗化遣使招

諭輒爲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於
是命諸將簡練軍士先給以布帛鈔錠爲衣裝其
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
堤勿重困吾民　九月　上御奉天門命傅友德爲
征南將軍藍玉爲左副將軍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
將士往征雲南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
節制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詔太平應天鎮江寧
國廣德秋糧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
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

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决　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盖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脩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從之

衢處温三府山冦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廷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僉事張德總兵討之　潮州揭陽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擒賊千餘人并其家屬二千七十人至京　十一月　上召吏部兵部

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冑者不通經術兼之者其惟蓬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十二月　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　遣內臣齎勅諭烏蒙烏撒諸酋長曰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

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處酋長猶桀傲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内臣往諭如悔罪向義來朝入貢攄爾誠欵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癸酉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以金寶來獻父老焚香迎拜玉等入城戒戢軍士無犯吏民大悦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衢處温山寇擒首賊吴達三葉丁香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

二百八十級餘黨遂平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廉訪司中慶徵江武定三路及嵩明等七州昆明等六縣元帥平章副使達魯花赤等官詣藍玉沐英降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匹　始制諸司勘合　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

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比
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
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
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
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
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
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
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
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

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埸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二月　閏二月　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勑使任本州知州州等官　勑

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
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
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
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
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
猶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若頻師宿旅非我
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取進一舉而定再不勞兵
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
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
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降諸夷悉平　三月　藍

玉等遣兵攻三營萬戶砦拔之　左春坊正字魏德
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　征南
將軍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諭友德等
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
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
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
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章
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官隱占今準
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覈實雲南臨安

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
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
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
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
奏　夏四月　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
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
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
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
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
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

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醸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詔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隷府州縣税糧　丙申更定春坊為左右春坊坊置大學士庶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直郎各二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二人　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藍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芒部烏撒等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

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愼之　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
祭酒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
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　上謂禮部尚書劉
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
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
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
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
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
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
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

至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
禮導引官導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罇所酌酒詣先師
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授執
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
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表國子監請先師孔
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上
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
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
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

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恍遂賜宴竟日而還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

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嶺之中也
杖之流海外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
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
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
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
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懐
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
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
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　勅諭諸司各
存天理行事若是不公鬼神不饒如何消受祿食

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秋七月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旌表

眞定孝婦劉氏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故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圖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賜冠帶衣一襲濟字來學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

朝爲河南府學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
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
故超擢之 傅友德沐英進兵擊烏撒大敗其衆斬
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揗
擊之 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三
年一試著爲定例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
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
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
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昔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
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

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鐏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　丙戌皇后馬氏崩后世家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

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
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己女后自少貞靖端
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
上誠敬感孚内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
中宮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
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諡爲孝慈皇后　以秀才
曾泰爲户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九月　吏部以經明行脩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
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
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

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特置天下提刑按察司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於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

謂通儒矣　上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内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讋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簳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討平之　冬十月丙子朔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貶耿教吳伯宗為陝西金縣教諭初選伯宗為太常丞辭至是進司業又辭故貶行至准召還擢為檢討　十一月　倣宋制置殿閣大學

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
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
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　徵耆儒鮑恂等四
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
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見
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
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
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
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
鄉里　上命禮部官脩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命都

察院以廵按事宜須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職

十二月　吳沉揭樞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其名特令開釋

憲章錄卷七